



MG  
B978  
14

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一年

第五次出版

歸  
元  
直  
指

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局印



3 1773 2514 3

Nihil obstat

*P. RCESER SVD.*  
Libr. Censor

---

Imprimatur

Yenchowfu, 12. Maji 1931

† *A. HENNINGHAUS*  
Vic. Apost. de Yenchowfu

歸原直指

嘗觀人生字內、泛泛浮浮、日而月、月而歲、蠅頭競逐、更莫識天地從何而有、萬物從何而生、抑不問己之靈魂何自而來、性命何自而賦、縱七情以肆惡、任六慾以迷真、竟爲以現在之利祿、認作盡性之光榮、所以凡其力之可致、智之可取、其所異於禽獸者、竟與禽獸

幾希矣、愧予家本長白、生長金臺、曾參孔門  
牆、竊慕脩身之道、第悵格致無傳、未免望洋  
之歎、幸於辛丑歲、隨侍恩上、從戊西鄙、荷恩  
上日以天主聖學啟誨、又示以聖教經籍、常  
與討論、細繹參詳、始知上主賦我靈魂、造兩  
儀以覆載、產萬物而資生、種種隆恩、浩大罔  
極、矧夫爲我多愆多罪之軀、親降救贖、援我

人類、普登至善之航、故自聞道以來、兼悟明德之所止、知止之所向、原不越夫三綱五常日用倫理之中、實與吾儒脩身事天、夫婦能行能知之旨、若合符節、至今合宅、普霑大主仁慈、咸知昭事之義、皆由恩上之宣化、實荷上主默照之鴻庥、論天主聖學、典籍森森、振聳聳聵而有餘、但余子、既蒙天主施恩、識所

能及、口所能言、何敢不竭其區區、亦無非爲  
報天主慈恩之毫末耳、是以謹將耳目之所  
知、並西士梯航九萬、擬挽頽流之婆心、勉力  
代爲選述於冊、以誌斯恩於不朽矣、  
雍正庚戌仲秋日長白趙若望述

歸原直指目錄

卷之上

首篇論天地有主

見一張

二篇論人魂不滅

見十二張

三篇論永福永苦

見三十一張

卷之下

四篇論降生之略

見四十五張

五篇論傳教之由

見六十一張





歸元直指卷之一

長白後學趙若望選述

○首篇論天地有主

吾觀天主教三字。世人多不喜聞。故予往往向人辯白。今摘其要書之於冊。以勉吾同人之志耳。有客問

曰。天主教乃西洋外國所傳。諸公皆我中華之士。信而從之何也。答曰。教之一字。何論遠近。惟理正則順。理不正則拂。故君子惟以理爲主。不然何以中庸言脩道之爲教。脩道二字。尙論中國外國乎。且當日吾夫子。本魯國之人。而傳教四方。如君所云則列國之士。皆不當從也。今西洋於中華共居一天。同稟此性。焉有二教之理。先儒有云。東海西海。心同理同。原無二性。當知此天主二字。最

容易解說。無論聖賢。凡夫雖愚。夫稚子皆可領畧。非異端。佛老之教。講禪宗。遁悟。使人胡講亂猜。終久不得明白。天主者。乃造化天地。神人萬物之大主宰也。未有天地以先。卽有此一主。其體純神。自有自立。無所從生。福德美好。諸善全備。無始無終。永活永王。無聲無臭。無所不在。無所不知。無所不能。從無而化成天地萬有。命日月東出西入。春生夏長。秋收冬藏。萬物不害不悖。各得其所。令其千古如一不變。又常爲之主宰。而爲萬物之真宗。是吾世人之大父母大恩主。所以宇內之人。皆當尊而奉之。此理之當然也。

客曰。天地何以不能自有。而有主宰造化。

曰。凡物皆不能自成。必須賴爲者以成之。如樓臺房屋不能自起。必成於工匠之造。則識此天地必不能自有矣。吾中國所傳。亦知

天地有始。因世人多被習俗所迷。無暇考正。故不留心。故人云開闢天地以來。又云自混沌以來。孟子云。自有生民以來。此皆言天地有始。易云。有天地然後有萬物。有萬物然後有男女。既云有字。起初必無。且房室與諸樣之物。尙不能自成自有。况此天地之大。日月之高明。鬼神之靈明。人物之秀麗。豈能自有自成乎。是知天地斷不能自有。必有造化者也。能造化天地者。必係至大至尊。至貴至上。靈明至純至神。吾人無可尊稱。因舉此上天之大。包含萬彙。故尊曰天主。卽天地神人萬物之主也。論天主之名。各處尊稱不一。理皆無二。西國原文。稱陡斯。譯言天地眞主。我們世人常稱爲造物者。無論男女老幼。誰不仰首觀天。皆知有主宰在上。或稱爲天爺。又呼爲天老爺。或皇天爺不等。如鄉民將君王呼萬歲爺。

朝廷爺一樣。彼雖無知。將主天謬呼。其實良心不昧。知有主宰在天。故遇難者望救。如子之望父母。若非有此天主能宰治人心。何能使普世之人皆共尊乎。還有一等假道學讀書之人。並不留心考證。混講太極生兩儀。或云理氣分陰陽。化生天地等語。不知太極乃造物之質。理氣是萬物中之材料。無靈明無知覺焉能生造天地神人萬物。此等理另有格物書備論。茲不復詳解矣。吾中華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孔孟相傳以來。無有不事上天之主爲首務者。綱鑑大書伏羲氏養犧牲以事神。且伏羲迺中華人類之始祖。伏羲以前吾中國不知有人。彼時不但無佛老二氏。卽伊等之祖父。尙未生養。此神非造化天地自有之純神而何。孔子云。郊社之禮。孟子曰。雖有惡人齋戒沐浴。文王小心翼翼。儒書五經屢云。

可敬可事可畏等語。若天上無有主宰。古人敬畏昭事者皆爲何也。大槩吾人擡頭見天。故只知有天。不知有主。所以開口就說。誰不敬天。豈不知天乃一大物耳。若認爲神體。不但道理不明。大約天文亦不能懂。彼精於天文家。算天行之度數。推五星過度。日月交食。所掩之時刻分秒。如反掌之易。譬如那鰲魚燈上的紙人紙馬。自會行動。非是本能。乃造工之巧妙也。今形天日月諸星。自開闢以來旋轉。日月東出西沒。千古如一。其所以能行動者。亦非本能有使之者也。所以世上有一等愚人。拜日拜月。認爲日光月光菩薩。此等輩烏足爲論。真誠大可笑耶。全不想此日月諸星。若是神菩薩。吾世人焉能預知他的行動。孟子云。天之高星辰之遠。苟求其故。千歲之日至。可坐而致也。明指此形天日月。諸星爲死物。

况鬼神皆無形可。見豈有最尊至純之大主。而反有形乎。吾中國還有一憑據堪可以證天地之主。吾觀僧道尼。卽吾儒家。皆供一天地牌位。上書十個字。乃天地三界。十方萬靈真宰。此亦足見前人恐後世人流入異端。故留此十個字。以爲後人之証耳。奈何世人不知。妄爲解說。隨將天地爲主。天且非主。前已詳之。况地乃衆足所踐。污穢所歸。痛癢不知。安可以之爲主乎。須知天地牌位。非指此天地爲主。乃共事造化天地之主宰也。此十個字最容易解說。夫天地者。乃看見之天地。三界者。上有天界。中有人界。下有地界。十方者。乃上下東西南北四隅也。萬者所謂一切之萬物。靈者乃虛靈不昧也。真宰卽是真正主宰。總云天地上下。神人萬物靈明真正主宰。請問主宰之權。誰敢當之。須知國有國君。家有家長。

若無則必亂矣。況此天地之大。日月高明。寒來暑往。不悖不亂。風雲雷雨。倏來倏去。千古如命。使無全能主宰。掌握焉能至此也。要知我們奉教。恭敬天主。並非希奇古怪之事。都講明透徹。方肯遵行。不像那拜佛老菩薩者。並不問青紅皂白。不過隨衆而已。客曰。貴教所論之理。真割開愚昧之利劍。實非苟且疎略之談。天主之說。已聞命矣。今請問奉教爲何。既不與世人奉佛一樣。必有別樣深意。願明教我。

曰。大相懸絕。夫奉佛老者。無非隨衆苟合。問其所以然。不過云求富貴子孫壽考。家門清靜。人口平安而已。況求之多無應驗。因佛老等乃久死之人。猶是我等同類。焉能施福於人。我等所供事者。乃是天地萬物之眞主。如爲人子者。必事奉雙親。遵其命。方稱爲



孝子。况天主爲大君大父有不奉而事之哉。夫爲子者孝敬雙親。爲報父母養育之恩。雖竭力盡心。亦是分內當然。故曰父母之恩。昊天罔極。我們奉教恭敬天主。亦是報答其鴻恩之萬一耳。要知天主造此天地萬物。並非天主自用。因生我世人。故先造天地萬物。以備世人享用。譬如爲父母者。置下房產器具。以給兒女度日一樣。所以云。天之所覆。地之所載。日月所照。生天地爲覆載人。生日月爲照臨吾人。寒來暑往。晝夜循環。至於萬物皆爲資吾人之用。論萬物甚廣。人不能盡知。亦非筆舌可能盡吐。今論其目前共知之物。餘可以類推矣。如生牛馬騾驢。爲代吾人之勞苦。非此物則遠路必不能行矣。故云車載馬乘。生猪羊犬鵝鷄鴨水族。以養吾人之身。因食彼血肉。以養吾人之血肉。生絲蔴織衣。爲蔽吾人

之體也。生金銀銅鐵珠寶。以備吾人之用。生藥材以醫吾人之病。生五色以悅人之目。生五音以悅人之耳。卽論一樹一木。皆吾人之大有利益。或開花或結菓。開花可以賞心悅目。結菓可以供食。如不開花。又不結菓。亦可以避暑乘涼。或取作材料而用之。造天地萬物。無不爲人而設。此恩此德。比世間父母之恩。不更大且重乎。

客曰。此理甚當。今予旣聞得天主之恩。如此廣大。自當暗暗遵行。作個好人。就是了。何必定要奉教。

曰。噫。人多犯此病。正謂此也。夫爲人。譬如事事多好。惟不肯認生身之父母。終屬忤逆。且吾云。所以遵奉教者。爲遵從天主所命。此率性之道。如人子必遵守父母之命一樣。請問人之父母。雖有生

予之勞。使無天主掌握天地。生。在何處。若天主不生萬物。父母將何養育兒女。况吾人之父母祖宗。皆是天主所生所養。且無論靈性。是天主所賦。卽吾人肉身。雖係父母之精血而成。實非父母之能。試觀許多富貴之家。三房五室。不生養者有之。求男偏得女。求俊反得醜者有之。甚至於終身無後者。不過向人前自云。命中無兒。何必強求。請問此命。又是誰定。豈非天主之定命乎。要知男精女血。交合成胎。此乃定爲夫婦之禮。至其所以成。及或男或女之形。實造物主默運造化之神功。非由人之力。亦非人之所知也。譬如那針線。可能成衣。非女工。則不能成衣。筆能書文章詩詞。非人用。則不能自書矣。人若識此。則知天主之恩。浩蕩無邊。若不認天主。竭力奉事。尙敢稱爲好人乎。孔子云。人莫不飲食。鮮能知味也。

予皆曰。未聞天主之道以前。亦信自己是個好人。後來講明聖教要理。漸漸方知從前所行皆屬悖謬。孔子有云。加我數年而學易。可以無大過。且小過尙不能免。今世之人。或迷於酒色。或陷於異端。將戒愼恐懼修身。置之肚外。反云。我是好人。甚至於受天主萬種深恩。運提也不提。謝亦不謝。倒去拜佛老菩薩。已亡無稽之死。人。此正所謂獲罪於天。無所禱也。且日日戴天履地。不知天上有主。當敬當畏。今聞得講天主真道。就該求明追問。纔是。如何反說出此等自棄之話。孔子尙不敢言自己無過。吾人從幼至今。也不知做過多少罪惡事情。焉保自己就是好人。吾知真正好人。不斷肯說這等自欺之話。故吾等奉教之人。皆識自己多罪多愆。聞道以來始得此自新之路。吾觀今世之人。善少而惡多。正謂此也。譬

如那一樹花菓。長的茂盛。必是根壯堅固。若根死。其花菓葉皆死。天主乃吾世人大君大父。衆祖之所歸宿。實吾人之大根大源。若人不認天主。可比無根之樹焉。保長活之理。如何得成至善之道。今聞道者多。信從者寡。此無別故。因被素日習俗相染。故不肯追隨。譬如胃停宿食。雖列羊羔美酒。亦難下咽矣。非造物主不加恩祐。皆吾人自甘心下墮矣。悲哉。

第二篇論人魂不滅

客曰。若如此。則天主必當敬矣。

曰。君要知我們恭敬天主。非是天主少我們恭敬。譬如普世之人。都恭敬天主。天主的美好不增。卽世人皆不奉教。天主的福德不減。非世間之主可比。世主必須羣從護侍。方可尊榮也。我們奉教。

之故。實爲報答上主慈恩之萬一。又仍爲救自己之靈魂。何爲救自己的靈魂。須知吾人外有肉身。乃父精母血而成。此身不過百年。必死而壞。靈魂係天主全能所賦。是爲神體。永無死壞。靈魂一離肉身。此肉身卽刻而死。雖有身體。則不能動矣。試觀死人五官四肢俱在。有目則不能視。有耳不能聽。有口不能言。親愛不能施。手不能持。足不能行。此無別故。是所賦之靈魂去矣。故謂之死。又謂去世。若無個去向。何云去世。吾細思人自離母腹。無論貴賤賢愚。皆是數月而生。爲何死不一樣。有老者。壯者。幼者。夭者。死不知其時。亦不定家死。客死。善死。惡死。此無別故。乃造生死之主。不使人預知。正欲使世人輕忽世福。緣世福。非我久遠之鄉。命到卽去。又要吾人日夜修省。以備死後。故孟子有云。夭壽不貳。修身以俟。

之。吾中國所傳。亦知人死有靈魂不滅之說。大學首言明德。朱子解曰。人之所得乎天。而虛靈不昧。又有言靈性。或言良知良能。易云。遊魂爲變。此皆言人有靈魂不滅。大非禽獸草木可比。但不明歸於何所。故有事死如事生。事忘如事存之禮。彼異端佛老二氏。亦知人有靈魂。故釋氏之徒。有救度亡靈等語。道家所指天上之神。皆是已亡死人而成。彼道理雖悖謬。究竟知人有靈魂不滅。故設此等誑語以誘世人。又有一等跳神端公。設爲叫魂收魂等語。以誘世人之銀錢。往往見有小兒偶得暴病。父母以爲失魂。令人遶街呼其奶名而叫之。又有許多人夢中所做所見之事。醒來件件不忘。須想肉身旣然睡熟。何以能見能記。此非明驗靈魂有神。目能視能記乎。吾中國惟此靈魂不滅一事。還未盡算得失傳。因

異端紛紛。亂講不一。有云氣聚而生。氣散而死。又因佛氏借言輪迴轉生之事。故世人隨視靈魂爲輕。罔知死後有永賞永罰也。客曰。二者之論。不知誰是。

曰。此說皆於天主之理。大相謬矣。夫氣散而死之說。言人死後必歸烏有。卽俗人云死了之說。此言不但大傷天理。且又阻吾人行善之路。何則。聖賢小人。死後不過同歸一盡。明是大開天下爲惡之門。小人樂得何事不可爲。君子豈不枉自修身克己。如盜跖之壽。顏子之短。死後同歸一盡。何云天道無私。

客曰。現世亦有賞罰。何爲盡屬無有報應。曰。賞罰二字。普天之下不遺一人。方爲賞罰。吾觀世間之賞罰。不但不能全賞全罰。竟有到老總不得賞罰者甚多。譬如一人殺一



人命。即當本身償之。若殺無數人命。將何償還。如一大盜。一生不知殺多少人命。漏網者。即富貴安樂一世。竟不得罰。總被人拿住。不過一死而已。請問如此可算得全罰乎。即帝皇所設之賞罰。賞不過封官受祿。罰不過斬絞徒流。尙有許多之人。外善而內惡。外惡而內善。帝王亦是人類。又不能洞徹人心。何能得全賞全罰乎。且無論今世之人。不能盡其賞罰。即古世人。亦未能現世得賞罰者甚多。如曹操乃篡國之賊。生前立爲魏王。享盡世福。死後追封爲帝。此篡國逆天之重罪。在世上總算無從受罰。且王莽董卓秦檜桀紂。生前不知殺害生靈幾萬。亦不過一死而已。如何算得是罰。如伯夷叔齊餓死首陽。介子推負母繞死山中。龍逢比干皆不善死。孔子週流天下。坐不安食。顏回困居陋巷。子路搗爲肉醬。岳

飛死於風波市上。此皆上古有名之聖賢。這些人生前何曾得受世賞。此氣散之說。可通論乎。

客曰。現世雖不能盡其賞罰。如忠臣孝子。流芳百世。亂臣賊子。遺臭萬年。此亦足見賞罰之驗。

曰。此未嘗不好。然則算不得是賞罰。何則。此言本佛老空無之說。不過要其虛名而已。請命如君。修身克己。忍辱吃虧一世。或殺身以成仁。生前死後總不得寔受其賞。唯留一虛名於後世。尊駕願乎否乎。吾知其必不肯願。天下之人。心同理同。所不同者。唯此面貌音聲。如君不願。天下之人。皆不肯願。如此虛名。焉能賞得聖賢。罰得大奸大惡之輩。譬如那黑夜行路者。有人提一燈籠。打在身後。有何益處。至公天主。斷不如此作爲也。如當真氣散靈魂。如事

亡之禮。孝子之悲號。國家之大典。春秋之祭祀。明知靈魂氣散。彼不能知我哀號。祭祀無異孩童之空戲也。況世人多不懼死老虎。惟見死人多有驚怕者。此非明驗人有靈魂不滅。大非禽獸之之覺魂可比也。君要知魂滅與不滅之說。須虛心聽之。此世界魂有三等。曰上中下。下品名生魂。乃草木之魂。此魂能扶草木生長。若草木枯乾。其魂則散矣。中品曰覺魂。乃禽獸之魂。此魂能扶禽獸知覺運動。又使之耳目視聽。亦能包生長之能。但不明達道理。惟此差同於人。其性惟圖飲啄匹配而已。身死其魂隨氣則散矣。上品曰靈魂。乃吾人之魂。兼包生覺二魂之能。從幼至壯。亦能生長。痛癢勞乏。亦能知覺。此二者與禽獸皆同。但靈魂乃一身之主。能明達內外前後之理。亦能皆記古今之事。譬如心想一某事。則聚

一某像在胸中。此乃靈神作用。大非生覺二魂可比。此乃天主所賦。永不散滅。若肉身一死。所包生覺二魂。隨氣而散。所謂氣散而死者。指此生覺二魂也。惟此靈魂來去。並不得散。所以無論聖賢小人。皆是一樣。此造物主所定。誰能更改。故知氣散靈魂之說。必無之事。君何疑乎。若彼異端釋氏。借言輪迴轉生受報之事。不過簧惑愚人。知者必不信從。本不用辯。但因近來。亦有入其圈套者。故不得不畧爲解說。以破世惑。夫三代以上。未聞有轉生之說。自漢明帝永平乙亥八年。佛法始入中國。方聞有人物轉輪之說。庸愚之輩。隨信爲真。綱鑑斷曰。漢明帝迎佛法入中國。寔乃名教中千古之罪人也。夫輪迴之事。大傷天理。大害人心。亦難盡言。今畧訴一二。易云。有天地然後有萬物。有萬物然後有男女。問彼時男

女二魂從何處轉來。況此男女在世生子之時。彼時世上並無一人。可是何處之魂轉生而來。皆是理上難解之事。是此男女死後方生子耶。如果真有託生之事。必是祖父死降爲子孫。尊長轉爲妻女。親友恩人託生奴輩。豈非倫長大變。稍知忠孝者。娶妻生子使奴喚婢。皆是人心大不安之事。皇皇天主。至公無私。豈有叫人作此亂倫之事。而爲世人之賞罰有此理乎。常見有盜賊將受刑之時。尙對人前笑云。再過二十年。仍然長條大漢。此非輪迴之惑。使此等輩忍心害義。以爲輪迴可以轉生。竟連王章無所懼矣。此非大害人心。而開爲惡之門乎。且轉生之事。必起初之靈魂有定數。再不能增減。如佛所云。有昇往西方者。有禁入幽冥者。有化爲四生六道者。幼稚者又不知凡幾。人類亦該希少纔是。謂何今世

之人森森多于古人億萬倍。此又非理上可解也。且人託生人類不可。况轉爲異類之軀乎。如果有此事。則人不乘馬駕牛。穿皮衣吃血肉。如祭祀之禮。皆當廢而不用。何則。明知此皆係親卽友轉生而來。焉忍飯食用肉。寢皮鞭策。豈不是兩難之事。佛氏又云。今生爲惡者。來生則披毛帶角。吾觀世人善少而惡多。果如是不數年遍天下盡禽獸矣。此皆明明毀辱亂常之語。焉得謂之教乎。尙皆從而好之。是誠何心哉。

客曰。聞此語實強如利劍。真可斬斷癡迷。但人魂旣不輪轉。皆從何處而來。

曰。不且人之靈魂無轉生之事。不觀五穀百菓。今年用完。明年依舊生長。年年月月。生生不息。其花其菓亦會託生乎。且花菓尙不

用託生。而况人爲萬物之主。萬物之靈。而反倒託生。有是理乎。吾前曾解說人魂。自天主全能賦來。且旣天主會生造起初之靈魂。爲何後來反不能生造。又用人去託生。天主何巧於始。而拙於終耶。是知輪迴一事。必無之理。無容多辯。

客曰。承教固然。如佛之修齋施食。薦拔亡靈等事。通國多有行之者。其盡屬狂妄乎。况今輪迴之事。亦有能記前世之事者甚多。如口外喇嘛胡圖兔之類。多有能言前世之事者。甚至於能記幾輩。自云前世乃某喇嘛。住於何處。曾做過某事。說來條條有驗。此又何故也。若此疑不解。恐此聖教。難行於普天之下也。

曰。此等事最容易解說。夫喇嘛胡圖兔者。如果是活佛。轉世當該週流天下。普度羣迷纔是。爲何故只轉生口外胡人之地。爲何京

城與天下各省州城府縣從未聞轉生一胡圖兔。是別處不可教化。惟口外方可教化耶。或別處難哄。惟欺此胡人。忠誠好哄也。或佛自願生此胡人之地。或由送生娘娘轉送。或佛亦受神鬼所轄也。此非理之可解一也。且三代以上并無有佛。彼時路不拾遺。夜不閉戶。人心樂善。今時佛既轉生數世。當該過化存神。使世人皆當良善。纔是爲何人心反不如古耶。且佛之轉生有何益處。此非理之可解二也。於辛丑年。予曾隨侍恩上。從戎西鄙。彼時卽護送一小胡圖兔去安藏。一路上瘟病傳染。死勾軍民無數。且佛法廣大。慈悲無邊。並未聞能救脫一人。佛之慈悲法力又安在哉。况起先鎮藏之胡圖兔。已被測王搶藏之時。擒住淹死在河內。自尙不能救己。而能慈悲他人者。有是理乎。此非理之可解三也。如胡圖



兔果是活佛降世。當時我

聖祖仁皇帝。英文神武。凡事必留心考証。爲何不先迎接取來京  
都城供奉。反送與無綱常論禮之處。其情則不問可知矣。於康熙  
三十年間。征喀爾旦之時。有一大喇嘛自言是胡圖免。明與兩國  
講和。暗幫助韃子。用駱駝陣。傷我清兵無數。後來事敗遭擒。副在  
德勝門外黃寺傍邊。人頭號令。曉示天下。言此等輩。萬不可信。從  
現在老年之人。皆親見過。如此之輩。焉可信也。今亦常聞有胡圖  
免轉生口外。不但與世人無益。卽與彼騷韃子。毫無益處。尙信從  
之何說也。

客曰。予以先不曾得聞此正道。亦被彼之所誑。今旣聞此正論。豈  
有信從之理。但彼能言前世之事。終屬可疑也。

曰。君欲知彼能說前世之事。當知非彼自能言講。因此等輩。自棄於天。故善神則遠離。世間有一種最兇最惡之鬼魔。附入其體。代彼言講前世之事。妖言欺誑愚人。有時附。有時不附。故久則如夢。不見世人。往往有忽然如瘋如癡者。口說胡話。或云是某神降世。或言是家親外祟。傍觀者則云。此人是神附下來了。或曰中了邪等語。此皆惡鬼幫助附體之能也。彼惡鬼。我聖教呼爲魔鬼。因彼甚願磨煉世人也。自開闢天地以來。是天主所造。原是最美之天神。因彼傲抗主命。故天主置入地獄。變而爲鬼。其數甚多。天主容彼在世。原爲賞善罰惡。因彼深恨吾人爲善上昇。故百般引誘世人爲惡。幸天主宰治。不然。世上早無人類久矣。不但單會附人之體。如諸佛菩薩。並各樣邪像。諸般害人肉身靈魂之事。彼深喜願

爲。如求籤算命扶乩請仙。妄報未來吉凶。或風水陰陽途崇裝神弄鬼。稱家親索要冥資。附狐狸假稱仙類。如此種不一。總云。凡有些須靈應之事。此皆魔鬼在內相幫。無非引人信於異端。自然絕望天主。絕望天主自然下地獄。同受永罰。以滿彼之惡願也。此皆魔鬼之大概耳。要知天神魔鬼之說。西需另有書備論。茲不復爲詳細矣。若佛氏之修齋施食。薦牧亡靈等事。我既明知彼行悖謬。何論舉世通行。豈不聞世人皆迷。而我獨醒之話。譬如那山林之盜。聚衆稱王。人烟雖多。好人必不因他人都行。卽隨衆人夥。當日孔子教化之時。彼時列國人烟甚廣。當該有千萬徒弟纔是。爲何只有七十二位賢人。要知世上好人甚少。且明道理之人。斷不肯隨衆苟合。夫佛之修齋等事。不但不合聖賢之道。卽常人亦知

其非。因不明彼之所以然。故不能闢其邪妄。今與君再揭一二理以辦之。現今佛法甚興亡者之家。必邀僧人念經。孝棚供設十殿閻君之像。聞彼有云。人死之後。魂見十殿閻君。聽彼判斷善惡。夫既由閻君審判。爲何又聽和尚指揮。且閻君爲何如此下賤。反聽命於此。無父無君。無賴之流耶。果如此。賞罰之權。不由閻君。是憑和尚掌握矣。世人焉敢獲罪於和尚也。如持經念咒果靈。是有錢之家能延僧救度。雖巨惡罪魁。皆可昇天。若無力之家。不能叫僧道念經超拔。縱修德君子。亦難脫地獄。有是理乎。予嘗觀人家出殯之時。卽叫許多和尚或道士。在棺材前頭。敲鉢打鼓。與喪家助其熱鬧。看此等輩之行景。卽如那戲子吹鼓手之類。無非叫人喜歡剩幾文錢鈔。養身糊口而已。如此之輩。焉論佛法廣大。法力無

邊。言論及此。真堪大笑也。若論閻君。予曾遍觀儒書。無見出則。亦並無此事。惟玉匣記有此一筆。上書十殿閻君之名。曰秦廣王。楚江王。宋帝王。變成王。轉輪王。五閻王等。上書各殿閻王之聖誕。於某月某日。佛言人死之後。魂見閻王。聽彼賞罰。夫閻王既有生日。必有死日。管閻王的生死。又是何人。莫非還有管閻王的閻王。不然閻王未生之前。問彼人死魂去見誰。如閻王的父母。死後當見何人。豈有爲子的。反審判父母之理。此非佛氏自造一妖言。而自證其謊乎。

客曰。此一篇論。真洞見佛氏之肺肝。無前世後世之論。甚明甚正。但世間有此高低貴賤貧富之不齊。此又何解。曰。此造物主之功能也。如君所云。皆富貴乎。皆貧賤乎。若世皆富

貴。無貧賤之人。將誰使喚。叫誰種地。誰供衣食。誰作各項手藝。若皆貧賤。何分上下尊卑。須知世間有三等人。曰上中下。下人服事中人。中人事奉上人。方是世界。不然何留此人間五倫之大道也。譬如吾人之肉身。皆由父母之精血而來。並無貴賤。爲何目單視耳單聞。手單持。足單行。若使足會說話。必曰我非父母精血所生乎。爲何擎架爾一身之重也。若一身遍體皆目。或皆耳皆手。必成妖怪矣。若世皆富貴。或皆貧賤。則不成世界矣。要知世間之富貴貧賤。高低上下。猶如那戲場一樣。生旦淨丑各隨角色所持。待唱完之後。脫了行頭。同歸一類。卽無上下矣。要命現今普世之人。無論貴賤高低。皆聚在一處。脫去衣服。赤體立在一處。則難分高低貴賤矣。要知世間之富貴。不過外貌而已。最久不過百年。貧賤亦

然。若死期一至。總有百萬之富。惟赤手空拳而去。試觀多少膏梁子弟。富貴之家。若疾病臨身。疼痛難忍。哀聲不斷。空有錢財。並使妾多人。誰能替他疼痛。故知世間之富貴。非真福。亦非真禍。若能善用錢財。助己善功。如哀矜等類。富貴即是真福。若仗己之銀錢。驕奢非爲。欺侮善良。或縱酒迷色等類。富貴就是真禍。彼貧賤亦然。若含忍受辱。耐受貧乏。不敢作傷天害理之事。貧賤即是真福。若不耐受。不安本分。怨天尤人。胡做非爲。貧賤就是真禍。總云。世間之富貴貧賤。皆非真福真禍。在人善用。則成善。惡用則成惡。總不過目下暫時而已。待靈魂一離肉身。那時方分永福永禍。現在之貴賤。不過是肉身所用衣食之分別。毫不與靈魂相干。譬如夜燈籠。外皮有紅白各樣新舊不等之色。若裏領所點蠟燭之光。皆

是一樣。故肉身可比燈籠。靈魂卽如燭光。所以貴賤貧富。皆是數月而生。不過百年皆死。富貴之家。總衣衾棺槨厚葬。究竟不過化成灰土而已。故大學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皆以修身爲本。言其天子庶民。不過肉身有貴賤論。修身俱是一理。故孔教人。戒愼恐懼修身。正所謂靈魂。自天主賦來本善。若肯率其本性修身。無論貴賤貧窮。皆可以成聖成賢也。

### 第三篇論永福永苦

客曰。吾今聞此論靈魂不滅之理甚正。始知從前所聞皆非。今請問靈魂所歸何處。願求教我。

曰。中庸首篇言天命之謂性。旣知我之靈魂自天賦來。死後甯有歸於別處之理。譬如君王遣臣遠出。歸來必復君命。豈敢不復命。



而歸他處者。此必叛臣不可留矣。世法尙然如此。而况天刑乎。所以吾聖教所傳之眞道。世人之靈魂。一離肉身。卽刻赴天主臺前。判定一身善惡。此時無分貴賤。惟有善惡兩途。天地眞主。無所不知。此時一生所言。所行。所思。所爲。或善。或惡。絲毫不遺。如列目前。判完之後。在生爲善者。天主必賞在萬福萬美萬好之所。大非世間之賞可比。因用世俗之語。故云天堂是也。夫天堂者。乃天主所備。以待仁者之處。聖經云。天堂之福。人之目所未見。耳所未聞。亦非人心所忖度者。筆舌烏能訴也。欲度天福之樂。須看此天地山川之景。奇麗無邊。令人可賞可玩。而由此推想。此乃天主爲人。之肉身所設。而爲善爲惡者。偕鳥獸共居。尙且如此制作。若天堂者。乃萬福萬樂之所。特爲善人所設。自當諸凶諸惡遠避。絲毫之惡。

不能得入。更當何如哉。必常爲福樂。常爲暄和。常爲舒太。常晝無夜。常亮無暗。無危無險。無寒無暑。昇天堂者。目覩天主。萬福聖容。身和天主。諸般美好。與天神聖人。常爲侶伴。所聞者。異香美味。所聽者。天樂妙音。天主又賜四大奇恩。一曰無損。一切雷打火燒。刀砍劍削。毫不能損傷。二曰神速。從上天至下地。億萬里之遙。心思卽到。三曰光明。身透全光。雖太陽之光。猶不能比。四曰透堅。穿山入海。比日光透玻璃更易。所享之福樂。雖過億萬年。如一息未終。永無窮盡。週旋左右。朝天主。嗜而未始乏食。而未始饜。天主隨人善功。賜福亦然。如長身者長衣。短身者短衣。各隨在世之善功。享之。無增無減。無長無短。各得其所欲。衆善爲友。和順親愛。雖普世所有之福樂。湊與一人。若比升天堂一人之福樂。猶如大海比一

滴之水。不如也。譬如那遠離家鄉。久撇父母之人。一旦回家。得見父母。將在外所受苦楚。撇去九霄其樂。更當何如也。若吾人得至天國。脫卻塵勞之縲綬。得見神魂之大父母。其福樂比得見世間之父母。可及其萬一哉。故大禹有云。生寄也。死歸也。正合乎此。實指人身後定有天堂永居也。若無此天福永賞。將古今所有之聖賢善人。皆置之何處。故世人亦常說。行善者。必登天堂。此正顯人心之本願也。若地獄乃永禍之刑。則皆相反。夫地獄者。乃收煉困苦。魔鬼惡人之所。在地之中心。極深極遠。極黑極暗。極苦極酷。滿獄神火。永無息滅。永無明亮。名萬苦之所。永罰悖逆天理之人。惡者若入此處。身在烈燄神火之中。欲死不能。因此等輩在世。最忌諱說死字。此時要求死。萬不能也。欲走不能。總痛悔亦非改過之

時。因以物以定善惡。永無更改。有外苦。有內患。外苦者。身受烈火。焚燒。目覩魔鬼凶惡厲像。耳聞者。同受苦之人痛聲。怨聲。悲聲。恨聲。鼻聞者。諸樣臭惡之味。如口之饑渴。舌之焦裂。身在萬苦之所。欲動如泰山鎮壓。在世所言所爲之惡。所罰之苦。相等聚來。此皆外苦之大概耳。若內苦則更甚無比。永失天主至美之望。永失天堂萬福萬樂之鄉。長懷怨恨。此時追悔在世所貪之逸樂。所取無義之財。盡化爲灰燼。惟存所做之罪耳。永善永禍。永無終期。雖受過億萬年。如一息未終。世間之刑罰。皆可全受。亦難比他地獄之罰。萬中之毫末耳。故曾子有疾。卽云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。言其恐臨終之時下墮也。如曾子之賢。尙畏懼如此。而况常人乎。若無此地獄。將古今大奸大惡之輩。置之何地耶。所以凡我奉教之人。皆

當備死候。正謂此也。故世人無論高低貴賤善惡賢愚。九流三教諸子百家。生只一次。死只一次。若上升天國。也只在這一次。下地獄受永苦。也是一次。並無兩遭。所以吾人在世之時。爲善爲惡。由人自主。比不得富貴功名。求之者多。得之者少。惟此天堂之路。任人求取。若肯認天主。行此昇天之路。要走就得到。若等至死。下了地獄方信。雖信何益。故吾天主正教。以此真道。垂訓普世。要吾人自選擇耳。

客曰。行善者置於永福之處。爲惡者罰入萬苦之所。此理甚公甚正。但尊教每每闢佛。天堂地獄。乃佛氏之論。何仍演演。亦恐吾儒不信也。

曰。是何言哉。佛氏戒殺人物。儒家亦禁人亂法殺人。則儒佛同歟。

大鵬飛。燕雀亦飛。則飛可同耶。釋迦佛未生。天主古教已有其說。行善者。後世可登天堂。享無窮之福樂。不義者。必下地獄。受不息之殃。故知人有靈魂不滅。並非創之於佛。因吾中華未得其傳。至佛法入中國之後。世人方聞其說。遂指爲佛氏之輪耳。按中歷考釋迦。生於周昭王甲寅二十四年。四月初八日。父名淨梵王。母名摩耶夫人。娶妻耶輸它羅。生子名羅睺羅。至周穆王五十一年。壬辰二月十五日。背痛而死。如此看來。釋迦在世。娶妻生子。與世人無異。焉有掌握天堂地獄之權也。可笑世人。妄想念佛。卽生西方極樂世界。嗚呼。亦不知誰置爾入天堂。誰罰爾入地獄。卽如梁武帝。傾國之富。敬佛無論。而自己捨身。爲同泰寺家奴三次。此可謂好佛。至矣極矣。後被侯景困在臺城餓死。而佛不救何也。不知乎。

是不能乎。或不肯乎。後梁武帝臨死之時。惟自恨所行皆非。乃曰。朕被佛所誤矣。此可謂後來好佛者之戒也。

客曰。吾夫子云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。言其聖人之教。必先除絕異端。恐其爲害於世。如揚墨之道是也。程子更加詳曰。佛氏之言。比之揚墨。尤爲近理。所以其害更甚。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。不然。必墮入其中矣。故佛老之教。吾正儒無不闢之。但天主所設之天堂地獄。佛氏何以得知之。而興其僞教也。

曰。此有出則之事。當時釋迦幼時。棄父出城。妖言惑衆。欺誑愚民。初行教法。國人多不信從。古時有一大秦國。此國有天主古經。西近佛國不遠。釋氏素聞其說。乃竊取古教中天堂地獄之名。以傳己之私教。又因唐時貞觀年間。天主教已入中國。其名曰景教。所

譯之經典。竄入佛藏。以訛傳訛。反說天堂地獄。是佛氏所設。幸天主慈佑。不使邪教長志耳。所以名同。而與聖教之理實異也。天學所傳之天堂。有內福外福。地獄有內苦外苦。吾前已詳之。若佛所論之天堂。有慾界色界。此不離塵俗之氣。又云福盡後降。是雖得之。終有失時。非我所有。焉得賞的聖賢。若地獄乃刀山劍樹。確搗磨研。不知靈魂乃是神體。豈可剖分。又云。地獄有一十八層。遊盡仍得出來。此種刑罰。總苦有盡。烏足以罰那巨惡之輩。如此誑言。其與吾聖教所傳之天堂地獄同歟。如陽虎貌似孔子。則善惡賢愚。相隔天壤矣。且佛氏所論。不但身後天堂地獄。卽現世之事。所言者皆與吾儒相反。孔子曰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。佛云衆生有罪。懺悔在我。此非越天之語乎。嘗聞孔子之訓曰。死生有命。富貴在



天。佛曰。念我名號。所求必得。此非抗天之語乎。孔子曰。君臣父子。夫婦昆弟朋友。佛曰。一子出家。九祖升天。果如此。普世之人。若皆出家。不娶眷室。不數年。則人類無矣。又戒殺禽獸之命。此非要滅絕人類。而將此世界讓與禽獸居住耶。如此抗越天主。滅絕五倫之話。信口胡謔。果與吾儒同耶。吾聖教所傳之天堂地獄。迺天主聖經載之。許多聖賢傳之。教中無數聖人致命證之。予以正理解之。豈與彼異端虛誕同乎。

客曰。明論昭昭。天堂地獄。眞非佛氏之演明矣。但盡是渺茫之事。非人之肉目可觀。焉知果有天堂地獄乎。况吾夫子云。未知生。焉知死。此聖人所未解之事。而况俗人乎。

曰。君此言。未能盡達經書之理義。夫未知生。焉知死。此正夫子責

子路強問之詞也。非夫子不知死也。明云爾若生前。行盡性至善之道。何須問死也。卽如吾聖教所傳之道。若生前守十誠七克。何須問死之道也。譬如爲臣者。與君竭力盡忠。何愁榮貴不臨身也。孔子曰。朝聞道。夕死可矣。此非教人知死後之道乎。旣云可矣。則必有不可之事也。聞道與不聞道。此一章書則判然明矣。若曰人曰無見之事。何以信其必有。予曰。天下目不見之事甚多。豈因目不見者。當不信乎。如君所云孔子。君見之乎。亦無非得之傳聞而已。譬如那遺腹之子。生平未見雙親之面。有人云。某人是爾親。爾當拜之。敢云我目無見過不信耶。所以凡事不論目見耳聞。惟用理以度之。若理上可有之事。雖非目見。必當信之無疑。若是不合於理。雖目見亦萬不可信也。卽如天主靈魂神鬼。皆非肉眼能見。

者。因見天地萬物。卽信有天主。因吾人秀出萬品。能達古今前後之事。卽信人有靈魂不滅。譬如人見皇宮帝庭。必信有君王在內。旣信有君王制度。則賞罰必不可少也。豈皆是目見方可信耶。譬如君信有天主。有靈魂若不信有天堂地獄。卽如信有君王而不信有王法。只管任意胡爲。一朝身犯王法。皮肉受苦。方信有王章。此時總信亦遲矣。旣信天地有主。而不信有賞罰。若等目得見之時。卽入在萬苦之所。雖信亦無益矣。譬如那行遠路者。若有人說前路不可行矣。有盜賊遏路。或曰有虎豹傷人等語。必不敢行矣。敢云我非目見不信。若必等見了纔信。則性命難保矣。况此天福永禍之路。乃吾人生死所關。最緊最要之事。再不過於此矣。若等靈魂離了肉身。卽先有不信之罪。而必下永苦無疑矣。那時總信。

亦無所用矣。

客曰。此語如霹靂振動我眠。使我覺實慈母之訓也。予何敢復疑矣。且天地有主。人魂不滅。善者必蒙天福永賞。惡者必受地獄永罰。此理至公至當。予既知有本鄉在天。必追習此歸原正路。胡可忽天主恩澤。不深感深謝哉。歸原直指卷上終

歸原直指

四十四

歸原直指卷下

長白後學趙若望選述

第四篇論降生之略

客曰。吾昨領大教。始知人世之僑居。而有天堂之本鄉。旣得聞此正道。而必不肯罹永禍之害也。但尙有未得領略之事。予嘗見貴教中所供之聖像。如男像手扶天儀者。有女像抱一嬰孩者。又供一十字架。而其所以然。說此道理之微。不能以片言悉知。說是天主爲我世人之罪。降世爲人。自願代我世人。甘心受苦受難。被釘十字架上死。又聞說死後至第三日復活。昇天等事。我想無聲無臭之天主。而豈有降生之理乎。總降世亦未必得受難而死。焉有掌握生死之天主。而不能自保其生。有是理乎。寔人性所未有之

事。豈不動君子之疑。而添小人之妄論耶。實吾生乎末習聞。幸書誨我。

曰此等輿理。寔非片言得明。明此理。西儒特備專書。如超性學要。天主降生引儀。降生言行記略等書。細看方可領略。今君既欲求明。須賴天主神佑旨示。方能得領此旨。此乃超性之事也。非人之私意。可測其萬一耳。今與君略爲坐談。不過論其大略而已。人若得知天主降生之事。吾知再無不奉教之理。何也。此恩又非造天地萬物之恩可比。造天地萬物。不過爲養育肉身降生一事。特爲援我人類。普登天國。故西國聖賢屢云。降生之大恩更大。似過造天地之恩也。夫天主降生乃聖教最深最奧之旨。余今略揭其要。君當虛心聽之。今世人多有疑惑不能決者。故西儒屢與我中國

之士。辯論不一。現今譚譯諸書。不下百數餘部。無非爲證此一端大事。或疑其不宜。或疑其不該。或疑其不能。或疑其與理不合。或疑其褻。今先論其要理三端。一曰。降生之意。二曰。降生之說。三曰。降生之事。何爲降生之意。須知天主爲人方造此天地萬物。前已詳知。故造成天地萬物。然後生我人類。使知種種皆爲世人而設。世上若無人。則不用造天地萬物。天主若不預備永福天堂之賞。亦不肯生我世人。因我人類原祖。方主之命。則遺後患。傳染子孫。吾聖經所傳。謂之原罪。原罪之說另有本論吾人在母腹之時。卽染原祖之罪。故生下之時。多病多夭。及至成人之後。則爲惡如飴。是大負天主生人之原意。故天主自亘古以來。屢生聖賢代天宣化。竟不能挽回世人之惡。天主仁慈無限。豈忍棄而不顧之理。造人必救人。



但必須得救人之法。蓋天主所行之事。必完滿無缺。仁義雙全。方稱天主至公至仁至義。獨赦人罪則義缺。獨罰人罪則仁缺。故用全能全知以顯仁義兩全。乃躬自降生。以天主性結吾人之性。論其爲人可以代人負罪受苦。論其爲天主。可以代人補贖。代人負債而受難。以顯仁慈。代人贖罪。以顯公義。使非天主代人抹贖。則人罪無由消滅矣。故人得罪。天主卽天上之天神。世上所有之聖賢。百千萬死總不能補贖人類之罪。何則。蓋罪之輕重。以所犯者。與犯罪者之尊卑爲則。天主至尊無以上。吾人至卑無以下。非無限之功德。則不足以贖其罪之萬一也。而決欲皆贖償萬世衆人之罪乎。唯降生一事。則人類盡蒙赦宥。而天主造人之意不負矣。何謂降生之說。天主降生非他。乃天主性締結人性。而成一位名。

號耶穌。故耶穌一位。實真人。亦真天主。論人有始。而始生於世。論天主無始。非始生於世。今因從無始生。故謂降生爲人。非天主化本性而成人。亦非耶穌化人性而成天主。乃天主性與人性結合。寓耶穌一位之中。如吾人靈魂肉身成爲一人。論天主性。降生之先如此。降生之後亦是如此。惟因天主性與人性締結。故可以互通名稱。故耶穌謂之天主而人。人而天主。故曰。天主降生受苦受難復活昇天也。何謂降生之事。聖經詳之。姑撮其畧。開闢天地之後。原祖方主命之時。天主已示其旨。許後來親降揀贖。千百年前。又詔古教聖人相傳後望。迨降生時至。天主遣天神報所選降生之聖母。其聖母名號瑪利亞。譯言海星。聖母行實另有本論從幼矢守童身。已聞此事。非由男女交感。乃由天主之全能。而聖母且孕且育。仍

然童女。乃以謙詞允之。故卽頃受孕。九月而生。按中歷乃漢哀帝元壽二年。歲次庚申。冬至後四日。夜半子時也。生時滿室光明。非晝光可比。諸天神群來護事。空中奏樂。其頌曰。上天榮福於天主。下地安和於善人。天見異星。時有守夜之牧童。聞此歌聲。卽來覓見朝拜。所牧之驢牛。皆跪俯認主。後至十有三日。有遠國三王。俱精於天文。見此異星出現。因對古經。知是天主降生。故各持供物。奉獻朝賀。降生之地。名如德亞國。與我中國同一洲內。天下此時。獨此一國。存主教之經。不爲異端所染。又因是天主開闢天地之時。化生人類原祖之處。其國有先知聖人預錄天主降生之事。以爲日後符徵。載在經典。皆存國內。天主降生之名號。曰耶穌。譯言救世。以示其降世爲救贖世人也。居世三十三年。其垂訓立教普

化四方。大要人命之至盡。而聖學之至極。使人在世樂於道德。而去世可得天堂之永福。其神跡天訓。普世遵崇。所言所行。皆與古聖預錄之經。若合符節。所顯之靈異聖蹟。難以盡述。如命已死者復活。暗者能言。聾者能聽。瞽者重明。病者立痊。用五餅二魚飽五千餘人。巨浪雄風。命息卽息。天地諸神。地獄鬼魔咸聽其命。以徵爲天地神人萬物之主。惟司古教者傲滿。不察耶穌所行。與古經所指降世之天主暗合。意謂人僭稱天主。故謀殺之。天主知救世之功已至。欲成救世之功。遂聽彼加害。釘之十字架上而死。將古今萬民之罪一身担負。便世人方得此上昇之路也。時春分後望日午時。日月相對。不得薄食。月乃違其常而掩日輪。宇宙晦冥。大地全震。山多破裂。墳墓自開。先聖已死者。多出見於世。天地萬物。

皆含哀意。以證被難者是造物真主。過三日。耶穌用已全能。自死者中復活。後居四十日在世。重定教規。命宗徒教衆。遍曉萬方。時則已至。白晝昇天。時有宗徒教衆一百二十餘人。衆目共覩。卽往四方傳其教旨。至今聖聖相傳。遍天下強半遵焉。於明季萬歷年間。方傳至中國。彼時卽有宰相徐光啟。楊公淇園。李之藻等。此皆明季大儒。返復辯論。考證真實。方肯遵從。所以凡奉教之士。皆至死不敢少違規誡。若遇背教之事。寧可失命。而不敢失教。正因此教乃天主降世親立之教也。史記自天主降生以來。至今一千七百餘年。爲道致命者。凡千一百二十餘萬之數。皆因證此真道。或遇暴君。或逢惡史。逼勒。雖至受千般苦楚而死。萬不肯稍變絲毫。若非天主神佑。焉得容留於至今也。如君所疑惑之事。大約我輩。

凡未奉教之人。未奉教以前。皆有此疑惑難信之事。今爲君不過代爲略解其疑。等尊駕看過我聖教之書。自可洞徹矣。

曰。若疑天主不能。則天主全能之義。於理無悖。皆在全能之界。不限於造之物。總該萬有之德能。今天主性與人性合於一位。寔超越人性。你想所以兩性之名稱可通。而兩性之實各別。或以爲降生之後。天主之性有所變易。不知主性妙有。從無始恒一。於降生締結人性而已。而天主性原無所易。惟此人性登高焉。二曰。若疑天主囿於形身。書世三十三年。誰掌握宇宙萬物之權。不知降世之後。仍存天主性。而宰治天地萬物。因天主聖性無窮妙有。在形不能歸於形。在物不能歸於物。且能含萬物。譬如人身有外五官。內三司之動用。六欲七情之作想。皆靠靈魂之助也。若靈魂離了

肉身。則肉身所有之五官四肢。六欲七情。皆無所用矣。所以天主若離了天地萬物。則天地萬物不能運矣。試觀日光照耀普世。本體未嘗離天。又何疑天主降生有所不可也。三曰。若疑天主降生。不宜相稱本性之義。須知天主本性。爲萬善之本原。凡屬善義皆宜天主。夫善之爲德。在傳其美好與物。善愈大。卽傳美好與物。愈宜天主。天主本體爲至善。則傳達美好。與物爲至宜。此皆無過天主降生爲人命。受造之物締結於造者之本妙。審此則天主降生爲人至宜矣。又須知天主傳達美好各有等級。如天地氣水火土。金銀寶石等類。止爲有而無生。草木爲有生而無覺。禽獸有覺而無靈。人爲有靈而不純。天神純靈而有限。故傳其美好有等。且有限。惟此天主性結合人性。傳其美好與受造之物至盡矣。寔卽具

能於諸善諸德於無窮。而稱之天主。今人惟知天主造天地萬物。顯其尊榮威嚴。而不知降生救贖。愈顯其尊榮威嚴。天主相其仁義。知能諸德無體。莫若降生之至矣。盡矣。故不棄人類卑賤。示至仁也。不赦人罪而代贖之。顯至義也。得義人之妙法彰至知也。引吾世人得昇天國是至慈也。人與天主義距無窮。合於一位。明至能也。餘德可以類推矣。四曰。若疑降生之勢。以天主欲降人間。當該從天降世。免胎囿女腹。何等榮顯。不知降孕而生。乃真人也。若從天降來。非同人類。豈不駭人見聞。然降世不擇帝王之室。安樂之地。溫煖之時。凡此皆有深意存焉。若天主降世之意。不但代贖人罪。且又立其儀表。而拔其人之罪根也。凡世人諸罪之根有三。一曰好富。二曰好貴。三曰好逸樂。以天主至尊至貴之位。而下降



極賤之處爲壓世人之傲也。以天地萬物眞主。甘降最貧之地。爲破世人好富好貴者也。以全福全善之主。而降寒冬之日。又爲醫世美好逸樂也。若論天主耶穌所受之苦。一動一靜能捄萬世之罪。而必欲釘死十字架上。受此極酷之刑。其義有二。一示忍德之至美切要。二示世人犯罪之兇惡。寧甘受重殃大害。以至致命。不可有違天主之命也。五曰若疑掌握生死之天主。如何得受難受死。當知天主降世。原爲捄贖萬民之罪。若不受難受苦。何以補贖世人所犯之罪也。非天主自不能知。自不能保也。同宗徒教衆講道之時。常常預告諸人云。我將來爲爾輩受苦受難。必釘於十字架而上而死。爾小子不須驚懼。至三日後即復活也。又受難之時。惡衆率兵數百。來覓耶穌。耶穌問曰。爾等覓誰。惡黨云。來擒耶穌。主

曰我是。我是二字方出主口。惡黨同所率數百兵卒皆暈扑於地。如此看來。非天主不能自救自保。因贖世罪甘心受難受死。故容惡衆謀害也。又知天主降生。乃天主性結合人性。耶穌一位。厚兼天主性與人性。前已詳之。其受難受死者。乃人性之事也。天主性焉能得受難受死。因天主與之締結。故曰天主受難受死也。譬如那日光之影。照耀樹木。用斧劈削樹木。日光焉能受傷。又知人有靈魂肉身兩件。若肉身受傷。靈魂原不能受傷。因與肉身兼合爲一。故曰某人受難死也。若識此。則何疑天主受難之死不可也。六曰。若疑天主爲何不降我中國文明禮義之邦。須知天下萬國。皆是天主所御造化之地。我輩視之。則分彼分此。若天主視之。皆是一樣。譬如我人類自當分別爾家。在帝王視之。同是子民一類也。

當知降生之地。乃從開闢之地。肇生人類元祖之地。古名大秦國。至今稱爲聖主。於唐朝貞觀年。有傳教西來者。是知彼國有聖賢代出。預錄天主降生事跡。以爲後世之驗。若降生別國。則經典不載。耳目未聞。非爲人不信。且將玩而褻之。現今諸國盡從其教。皆自如德亞國傳來。今我輩坐而得聞真道。以免遠國傳教之勞。而敢疑天主不降我中國乎。設天主若降我中國。他邦之人。亦不免同此猜疑。何以滿其願也。且我世人不遵天主之命。而反要天主從吾世人之命。有是理乎。七曰。若疑天主旣救贖普世之罪。世人皆當良善纔是。爲何爲惡者依舊不絕也。須知天主救世。使世人得此自新上昇之路耳。旣有路必須得走。方至此路。若懶惰不肯走。焉能得到。現今聖教中有痛悔自新之旨。十誡七克。昇天之路。

人若遵此而行。再無不成至善之理。焉能再爲惡也。譬如帝王賜有功之人一印票。有此票者。可去庫內支取銀兩。若無票者。毫無與焉。若懶惰不肯上進之人。不得其賞。焉怨君王不賜乎。又如世人皆染重病。忽來一良醫。若服其藥。則病必好。有等悖謬之人。至死不肯服藥。以至於死而後已。如此可怨醫不救乎。所以世人凡欲奉教者。必須悔改先罪。望主憐宥。必受救贖之恩。而可望上昇天國也。若不然。卽如那懶惰不肯上進。至死而不服藥之人。一類也。豈願天主不救不顧乎。八曰。倘必以目見爲有。方爲可信。則世代不同。總天主降生於今日之時。使天下之人。莫不親見。究竟後世不得見之人。又不足爲信矣。且我中國。上古有堯舜三王周公孔子。孰從而見之。亦不過得其傳說而已。爲何世人皆信之無疑。

普天之下。未見國王者甚多。誰說不見不信。又如異端佛老之教。亦不知是那朝何代之人。並無考証之人。混曰此是三皇。此是五帝。或說某佛某祖。盡是無根之談。反去禮拜求福。今聞得天主降生。倒生疑惑。是誠何心哉。總云。凡事或見而知。或聞而知。辯白既真。卽當返心自省。要知信之一字。道之原。功之首。萬善諸德之根。既知爲天地萬物之主。萬民大父母。翻然動其敬畏愛慕之誠。遵行教規。追思吾身從何而生。吾性從何而賦。今日作何昭事。他日作何歸復。眞眞實行。及時勉圖。如人子之事親。朝夕起敬。竭盡身心之力。不敢少有猜疑。如是乃可謂之孝子。若無敬畏之心。徒探究天主之奧義。譬如人沐太陽之光。不感其照臨之德。而徒然瞪目視之。強欲觀其光耀。則目必致眩暈。而反不受其照矣。日可窮

乎。且日不可窮。况天之旋轉乎哉。天地尙不可窮。而况造化天地之天主耶。今既幸知天主種種浩大隆恩。又降生救贖我。則當一心欽崇在萬有之上矣。遵其教規。守其命令。方稱爲上達君子。誰曰不宜。况世無老幼。當知天主之命已至。那時死期臨身。靈魂出舍。非由自己。雖信亦遲。總悔無益。豈不自恨自怨於無盡無終哉。

#### 第五篇論傳教之由

客曰。如君此一番辯論。則信天主必降生無疑矣。予何敢不從焉。然此一端大事。但有些微之不明。何敢置而不詢。卽天主降生一事。實屬眞事。然而全憑西士之傳說。君等奉教之士。皆信而不疑。何以知西士皆係正人君子。而其言決無謬乎。

曰。君此問。實不知西士之來由也。若得明西士所以傳教之意。當

必無此一番過慮矣。今西士所以使人可憑可信之據甚廣。亦非坐談之間。可以盡訴其衷也。余不過代爲畧論其大概。等君受天主之恩。漫漫訪問。自能洞徹。今略摘可信之據十則。君自悟可也。一曰棄死。夫世人肯冒死以証其事。則可信之據。再無大過於此矣。今西士來中國傳教者。皆從九萬里航海三年。長辭故土。永別親人。涉不測風波。經殺人掠人諸蠻之域。甘冒九死一生之際。論同行雖多有其人。實到此者。十僅二三。途中多疾病盜賊風浪。不服水土。而亡者甚多。死則隨葬其地。若非天主慈恩默佑。斷不能至此也。二曰並無他爲。凡世之說謊誑人者。必將有所爲。西士自入中國以來。屢聞賜官不受。又無家眷。凡奉教者。必送聖像聖牌念珠等物。且無論是聖物。卽係人事而論。皆從九萬里攜來。亦當

預備多少。不但無所求於人。則反常哀矜吾中國之貧乏。有一等人。見彼澹泊無求。隨疑彼有燒煉黃白之術。不但世無此理。如果然有此等之術。不在本國安享富貴。而肯數萬里冒死。往他國燒煉之理乎。而況西士之費用。皆本國轉輸。歲歲不斷。豈有下士騰說惑人。而國中肯數萬里之險。而供其費用乎。有一等無知之人。疑彼所求必大。而有叵測之心。當思自萬歷年間。至今將及二百年來。豈有不顯一毫靜動之理。須知此來傳教之西士。並非一國之人。又將何所謀乎。況大西洋懸隔九萬里之遙。得地亦不能守也。三曰受苦。論西士之學廣才高。皆超羣之士也。在本國可以安享祿位。今辭其所必得之富貴。而甘受多苦航海三年。則有風波盜賊之苦。始入中國。則有學習言語文字之苦。多難信從。則有斥



逐刑虐之苦。儀度未嫻。則有譏訕玩侮之苦。其餘別樣種種之苦。尚非口舌可以盡訴。在西土飲之如飴。彼維知天主爲父母。故視天下之人。皆是弟兄。但能弟兄得認大父母。總致命亦不辭焉。天下雖最愚之人。亦不肯捨己命。而誑他人也。四曰人品。凡世人說虛話者。非下流之輩。卽好邪之徒也。今西士終身絕色絕才絕意。除公中用度。並無私財。凡事必請命於會長。而不敢任自意而行。誓守童身。克己勵行。一晝夜之間。長對越強半。時整衣冠。卽閒坐獨居。亦無暴慢戲謔之度。卽有人窺伺。終不得一間之隙。服事從人。非有事而不喚入房內。言貌氣像。所謂溫而厲。恭而安。如此之正人君子。而有欺人之理乎。五曰節操。凡世之說虛話誑人者。未有不倚附權勢。曲就人情之事。試觀彼異端佛老之徒。再無有不

奉承勢力有錢財之人。若見有錢者拜佛禮像。則曰此善根所種。有等勢力之人。見佛像不肯禮拜者。則曰佛在心頭。何必用拜。或曰。在家出家皆是一樣。則奉承之言無所不至。自恐討人不悅。則致於害人之性情。隨人之意。不過曲從而已。今西士堅守教規。雖尊如天子。貴似王侯。絕不肯稍寬規誡。或用威嚴逼之。雖至死亦不肯稍變。可與別樣之教法同乎。六曰。謙忍。凡世之說謊誨人者。未有不傲滿自恃。以思圖報復。西士皆謙恭自下。無論貴賤賢愚。皆用賓禮相待。若奉教者。雖三尺之童。亦不敢居師。或有人侮辱。皆寬容含忍。斷不敢稍存報復之念。亦有如是誑人者乎。七曰。所傳之十誡。第一誡曰。一欽崇一天主。萬有之上。二毋呼天主聖名。以發虛誓。三守瞻禮之日。四孝敬父母。五毋殺人。六毋行邪淫。七

毋偷盜。八毋妄證。九毋願他人妻。十毋貪他人財物。右十誠總歸二者。愛天主萬有之上。及愛人如己。此十誠。乃天主給與梅瑟聖人。迨後降生之時。天主聖子面諭宗徒衆聖。命分行天下傳與世人。遵行者上昇天國。故違者下墮地獄。夫教他人遵守如是教規。而有自行不義者乎。八曰錢財。凡世之說虛弄謊欺人者。未有不圖錢財而肥己者。且西士在本國未傳教時。即棄絕功名富貴貨財。遠涉九萬里。須得自備多金。以爲三年航海之路費。設有一人於此。令彼撇父母舍親人。度苦海歷危險。許其榮名重利。而絕其歸途。彼豈肯離故土。撇親人。飄然去國。而爲冒死之遊者。况現在有官有祿。肯輕棄而去乎。試觀黃冠緇流。未必有爲傳教。肯自費多金。並甘受漂海三年之艱苦也。今西士實爲所傳之教。是天主

親立之教。萬無容疑。不然生前枉受許多之艱苦。死後又無天堂眞福之實望。雖至癡至愚之輩。亦不至於此矣。九曰前後符合。今西士若止有一二人於一時一處。受此苦傳其教。猶可疑其人。或癡或愁。或爲不曉事。今傳教與他國者。無論自來我中國傳教者。於明季萬歷年間。東海西海通道以來。將及二百年。相繼而來。傳教者不下數百位。先來者死。後到者老。死則俱瘞於平則門外。騰公柵欄。有御賜之墓地。現今所著之書。所講之道理。如出一人之論。豈有數百修士皆來誑人之理乎。且唐時貞觀九年。有傳教西來者。其名景教。時太宗皇帝遣宰相房玄齡等郊迎入土。後考證眞實。頒行天下。與現今所傳之天主教若合符節。今陝西現在有唐時所立景教碑可考。且地之相去數萬里。世代相隔千有餘年。

而議論如一。豈非理之實據。而斷斷可信者乎。十曰學術。古云千百庸人之言。不如一明哲之論爲可信。今西士皆從幼修道。平生讀格物窮理天學諸書。探討精微。考取三科。論明季至今以來。諸位修士。所著滿漢諸書。不下數百餘部。外講格物窮理。性命歷法等學。內所論者。上而諸天性情。行動照臨。五星度數。日月交食。中而空際變化。雲雨風雷雪等。下而脩身齊家治平大道。又四大元行。氣水火土之象。草木五穀百菓所以生長。禽獸所以知覺。人類所以推論。靈魂所以不滅。鬼神之來歷。並所做各樣省力諸器。如測天儀。自鳴鐘。望遠鏡。顯微鏡。千里眼。各樣圖法。畫法。並醫學等項。凡上天至下地。宇宙萬彙。無不推測諸所以然之理。窮極性情發明效驗。此皆我中國之學士不如也。然此等學術。西士皆視爲

餘學耳。惟所傳天主聖教之學。實爲最緊最要之學。今相較論西士之餘學各種。我中國之人皆視爲奇巧。則所傳天主之教。豈不更真切要。而況有實有憑。有據有理之可證可信矣。由此十則觀之。西士皆係正人君子。而其言決無謬也。至於予所論者。並無絲毫過講之事。凡我輩奉教之人。皆目覩身驗。不然自明季至今。奉教者。何止千萬。誰非辯明而行之者。君皆視爲愚乎。

客曰。聞此討論。如撥雲霧而復覩青天。始悟從前所聞。皆屬訛傳。果真如是。則尙有何疑也。且天主施如是重大奇恩與人。而普世不知。惟圖以快此肉軀。不知此身從何而來。性命何自而賦。嗚呼。誰爲百年不死之人。將來永苦之禍。何能待免。今吾幸得聞此脩身正道。必求指我入門之路。而得認此神魂之大父母。此恩此德。

與世間之功德可比其萬一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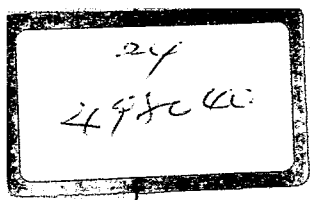
曰。君所求非利也。當知彼西土。與我輩非親非友。尙不辭九萬里風波。來忠言告我。今我輩坐而得聞正道。豈忍不向我同人言乎。自恨世人不聽。有負上主之慈恩耶。總至唇裂舌焦。亦無非爲報答天主之鴻恩。萬中之毫末耳。焉敢言功言德也。要知天主生我世人。所以異於禽獸者。無過乎此靈才也。如論肉身之所能。如目能視。耳能聞。於夫手持足行。饑思食。渴思飲。卽傳生子類。似此禽獸皆然。豈獨人有是能哉。且鳥獸反有過人之能也。如鶯有滾豆之睛。夜猫則黑夜能視。則吾目視不如也。如家中有些須响動。犬必先聞而吠之。則吾耳聞不如也。如鳥之展翅高飛。獸之能行千百餘里。則吾人手持足行不如也。如人生非數月不能。出胎時母

先痛苦與死爲鄰。禽獸不然。一生數個。毫無痛苦。吾人傳生子類。又不如也。如鳥禽以離母腹。卽能走跳。吾三週弱步難行。則不如也。如人有高低貴賤。死喪憂愁。你砍我害。種種難堪之苦。此則禽獸皆無。則吾人又不如也。如人之壽數。久不過七八十歲。死後則臭味難當。人皆掩鼻而過之。入墓之後。則化成灰土而已。若禽獸生前有龜鹿鶴千百年之長壽。死後有肉身可供人之美味。則吾人生前死後皆不如也。試思吾人之肉軀。有何貴重於禽獸乎。所以人最貴者。惟天主特賦此靈才也。能辯道理。論是非。明善惡。分邪正。若見可行之事。雖損軀亦不顧。如不合理之事。卽死亦不肯行。似此禽獸皆無。人若捨此靈才。有何異於禽獸者哉。惜乎謀功名。望富貴。戀妻子。迷酒色。終日遊戲無度。豈知不出百年之內。



盡歸烏有。那時方曉生前所行。全屬無義。總悔無益。今我中國現放此生前死後之道。彼皆如聾如瞽。問亦不問。聞也不聞。總遇明者忠言相告。反復辯論。奈鼯目忌光。皆如夢如狂。忍哉靈魂之必死矣。而不肯預爲所備。有心於世道者。言念及此。能不慟乎。今君幸蒙天主特垂此慈恩指示。而得聞此歸原真實正道。須早決志從事。領受斯至重之鴻恩。予願爲引進。見彼傳教之西士。則受教何難。是君之大幸。則卽余之幸矣。

歸原直指卷之下終



24  
498040

